

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之「滿洲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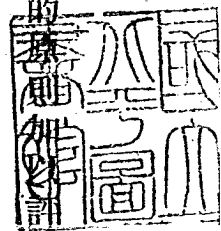
前外交總長現本篤會修士  
陸徵祥法文原著

---

聖教雜誌社譯刊  
上海徐家匯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 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之「滿洲國」



引梅西愛樞機 Card. Mercier 的言論依着公教信理的  
判

本篤會修士前任中華民國外交總長陸徵祥法文原著

弁言

國際聯盟會對於日本軍隊侵佔中國領土的種種發展和擴大情形，加以調查後，便確定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在中國滿洲日本所有的侵畧舉動，認為實在的事實。

一個有組織的國際聯盟會，雖他的組織法甫經產生，還沒有充分力

量去強迫一個軍備十足的國際侵略者遵守正義；然而，把他所得於國聯調查團報告所証實和發見的事實公佈出來，却已得到了初步和重要的效果；就是至今他阻止了各國承認既成的事態，也阻止了不義的侵略，冒充爲正義的行動。

今我約畧提及種種往事，和中日衝突的主要事實，再把和本問題有關的，就是比利時梅西愛樞機，在他的國家被佔領時期，所發表的言論，摘錄出幾頁來，昭示普世，俾公理得以明著；我相信這是盡着一種正義的天職，——就是我相信爲國際和平及秩序起見，我之爲此，對於同志眾弟兄們，對於我的祖國，卽對於日本——於欲求利益的人們，——（可惜他們做了我國的仇敵）我相信我是畧効微勞。

梅西愛樞機所表示的原則，是至論名言，千古不朽，因爲這些原則是

眞實的，凡是背叛眞理的人，遲早要受眞理報復。所以我把關於這回流血的侵畧，及不道德的佔領滿洲，將公教道理，宣示公佈，俾握有政權者醒悟佔領人之土地，負有眞理之誅求的確，我之宣布正義，這是做一點直接的，很切實的義務。

在這些摘錄以外，我還加上幾篇讚許梅西愛樞機所援引的公教原則的公論。我以為不妨把佔領國和被佔領國元首的表示列在前面；其次是羅馬聖座和各協約國，尤其是日本的表示；最後，乃是國聯中人的表示。

這些讚許的表示，都是承認梅西愛樞機所取原則和態度，合於眞理的表証。他援引這種原則，採取這種態度來，尊敬造物主的公義，激勵人的良心，好教他們知道依恃着大造的公義光照下，耐心靜候着這

公義的來臨知道用有勇氣的清醒頭腦來行動，好在天主面前立些功勞，希望天主早一點制裁。

#### 日本侵佔中國領土之往事和現有事實

凡是歷史上記載着的國際衝突，往往因着醞釀這種衝突的一方，以爲這些事情他人不易捉摸，自信必獲成功，而且不會受懲罰，乃至一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在沒有成立一種有充分力量的機關，足以有效地施行一種國際治安條例以前，必須表出世界各國的公意，庶幾至少將一般主張武力者一舉一動，及時摘發，佈告全世，設法阻止他們的傳統計劃得步進步，結果必至慘禍連綿，不知伊於胡底。我們研究中日兩國間的衝突，不妨把已往和現在的事實追述一下，這些事實都是彰明昭著，不容混飾的，根據着這些事實，對於這擾亂東亞和

平引起歐美各國義憤的時局，便不難下一準確的定斷。

一 中日之戰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

高麗在十六世紀時，便已做了中國的藩屬。一八九四年，日本藉口高麗國王向中國請求予以軍事上的正當援助，竟突然調遣大軍強行登陸。是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未經向中國正式宣戰，突然襲擊載有一千一百人之中國船舶。伊繼續着伊的敵對行動，擊燬中國艦隊，迫中國承認高麗獨立，還割讓了臺灣島（人口三百萬）和琉球羣島。（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

二 日俄戰爭 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

日俄兩國都在高麗和滿洲爭着擴張勢力，各不相下，日本便於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召回他的駐俄公使，二月八日或九日夜間，日本未

經正式宣戰，便襲擊駐在旅順口外的俄國艦隊，擊敗了俄國海軍，又進攻他波爾的海中的艦隊。日本因着樸資茅斯條約（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得到俄國承認他對於高麗有絕對利益，又讓給他遼東半島和旅順的租借權，和樺太島南部的讓與權。一九〇七年，日本正式取高麗做他的保護國。一九一〇年更把高麗併吞，改稱朝鮮。這正是日本保障高麗獨立的結果。

### 三 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要求

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五項要求，共計二十一條，希圖攫取在滿蒙山東福建和長江流域等處種種獨享的權利，一手攬得中國全部的統治權，尤其是政事，軍事，財政，和教育權，要在事實上使中國做他的保護國。他逼迫中國全部接受他的要求。一九一五年五月



七日，日本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迫中國立即全體承認。那時，正在歐戰期間，因此中國得不到友邦的援助，作有力的干涉；日本却準備憑藉武力立即奪取一切依法不能容許的權利。

然而中國仍得將此項要求第五項七條中的六條，和此次交涉脫離；我們只要看一看這六條的內容，便可以明白日本的野心了：

一、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爲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

二、所有在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有土地所有權。

三、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糾葛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聘用

多數日本人，以資籌畫，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如中國政府所須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并採買日本材料。

五，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之鐵路，及南昌杭州間、南昌潮州間，各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國。

七，允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宣教之權。

日本所提出的其他一切的要求，都是非常苛刻，中國受暴力的壓迫，不得不一一承認。

四 一九三一年以後 侵佔中國領土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未經正式宣戰，突然襲擊中國軍隊，佔

據了瀋陽。九月二十八日，日內瓦國際聯盟會，日本代表宣稱日本軍隊，已經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可是日軍非但不撤，却更接連着轟炸錦州，進攻黑龍江，取了齊齊哈爾，又佔據了錦州，依着預定計劃，次第進兵，佔據了東三省全部。次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派兵攻擊上海，二月一日又炮轟南京，自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更在上海大舉進攻。到了三月間，日本便就所佔的東三省組織了所謂「滿州國」，一切措施都由日人主持。至今全世界各國，都不承認這偽組織，日本却單獨承認。到五月三十一日，日本才撤退了派往上海的軍隊。一九三三年，日本復攻熱河，取而加入偽國。接着又乘勢攻入了山海關和其他的長城要隘。最後，日本軍事長官和中國地方政府，成定了「塘沽協定」，停戰言和。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以後，中國不時把日本的暴行陳訴國聯，各國對於這回的事變都非常注意，先從調查真相入手。九月三十日，國聯理事會期日軍於十月十六日退出滿洲，十月十六日美國派代表參加國聯。十二月十日理事會組織調查團，委李頓勳爵任調查團主席，克日出發。

一九三二年二月國聯理事會對日本發出通告鄭重地聲明所有日本以武力取得的一切概不承認。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國聯大會成立一種顧問委員會，便是一十九國委員會，「委托他注意遠東事件，敦促日軍退出中國領土，要設法把這層辦到，必要時，還該迫令遵行。」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國聯發表李頓調查報告。翌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大會一致通過調查團報告書和提議事項。十九國委員會把

李頓報告書審查後，宣告滿洲統治權屬於中國。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正式宣告退出國聯。

### 五 李頓報告

日內瓦中國代表團宣傳股格洛煦路八號 Rue de la Cloche 會將李頓報告摘要編訂成冊，計七十五頁（售作一瑞士法郎）。我們且把報告中幾句最重要的話摘錄出來：調查團先發表他對於中國國民政府努力工作的意見，說中國現政府於建設上，雖有種種困難，遲延和失敗，却大有進步；所成就的也很不少；假使中央政府能照此現象維持下去，那麼，各省行政、軍隊和財政等，要逐漸化爲國家性。一五至一七頁

調查團承認滿洲有完全是中國的性質，人口約計三千萬，其中二

千八百萬是中國人，或同化的滿洲人，朝鮮人計有八十萬，日人俄人及其他外國人（鮮人除外）總計不過四十萬人。——要是沒有中國農民和工人陸續前往滿洲，也不能這樣迅速發展，使日本因此得有市場，糧食肥料和原料。——中國人民認滿洲為整個中國的一部，為第一防綫，為中國糧食策源地，和經濟結構的要素。——一九至二三頁

調查團對於日本所稱為引起侵佔的口實，找不到甚麼迹象，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鐵路軌上發生的炸裂，也不能証實他惹起了甚麼損害。可是調查團曾得一種証明，日本方面，事前確有充分計劃，來應付中日間萬一發生的戰事。——中國方面，既沒有進攻日軍的準備，而且在這時候和在這地方，也並沒有危害日人生命財產的計劃。

調查團對於日本所自稱其辯明他侵畧行動爲正當的緣由，也一樣下了公正的評判；他們提及在朝鮮屠殺華人事件：被殺的一百二十七人，受傷的三百九十三人；他們研究華人抵制日貨情形，知道每一運動發生，總和某項確定事實，事件，或事變有關，此類事件，概屬政治性質，且常爲中國所認爲和他的榮譽和利益有礙。比方，鮮人的屠殺，滿洲的被佔，和襲擊上海等事。二七至三五頁 調查團查明東三省，自「一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情形，說：對於一切反日及反「滿洲國」的軍隊，日方往往一律目之爲「土匪」，又說：在最近二三十年間，日本會派人大規模接濟土匪，以遂其政治上之目的。四一至四七頁 調查團論「滿洲國」的組織，說：和「日本新政治運動有密切關係的現任或已退職的日本武官吏，會計議，組織，和實行此項運動。」

「在滿洲國政府」中，日本官員甚爲顯要；主要的政權和治權，都操於日本官員或顧問之手。四九五至五三頁

調查團於被佔各省居民，對於這個「政府」的態度，也很明瞭。這所謂「滿洲國政府」在當地中國人心目中，簡直是日人手中的工具。和調查團會面的中國商人和銀行家，對「滿洲國」都很仇視。職業階級——教員和醫師——對「滿洲國」也都仇視。中國農民——係滿洲居民中的大多數——在新努力下受苦，不滿意；他們的態度，是消極的仇視。城市居民的態度，是一種消極的緘默和仇視的混合性。六一至六九頁

## 六 一件最後的事實

我們看了下列的說明，便可不言而喻。



日本人民看見他們的領袖容許一種結果，總是不利於那運用者的政策，這是深是引爲遺憾的。

威廉馬丁氏在他搜集了所有關於中日衝突的文件，出版一種著名的作品中，論道：「現下在遠東所有的經歷，使我們發生和一九一四年對德事件同樣的驚異：尤其是在一個屬行憲法的國家，怎會政府有不能使軍人服從的氣象呢！」

「在這兩方的情況中，却有同樣的解釋，而且理由也很簡單。便是日本和帝德兩國的憲法，其間有顯著的類似。這是因爲日本在維新時代，是到普魯士去尋求他憲法上的啟迪的，我們可以在東京找到許多日耳曼故帝國的特徵。」一見威廉馬丁氏日本反對國際聯盟會，一九三二年日內瓦日報印刷社出版，三三頁 *Le Japon contr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par William Martin, Imprimerie du Journal de Genève  
1932 p. 33

《日本憲法中有一個最奇的特色，便是海陸軍兩部大臣人選，並不和其他各國一般，由政府首領自行擇定，却由兩家指派，一家管陸軍，一家管海軍，這兩家這種特權，是歷代相傳下來的。》

《這海陸軍兩大臣，對於議院也不再負責了。他們算是內閣部的一份，可是當着內閣總辭職的時候，他們却不必連帶去職。因此，每次海陸兩相和他的同僚起了衝突，尤其是和藏相去職不是閣員，却是內閣。這樣我們便不難想像幾時日本軍閥找到了一種機會，來要求經費，或是控制外交，他們的勢力是多麼大。這些情形，便可說明日本政府無力節制軍閥，和軍閥操縱國事有偉大勢力的原因。》同上三四頁

馬丁氏的言論，正是前面講過種種可憾事件的必要伸述，而且給我們一個解釋。現在我們可以對於這些事件下一判斷了。關於這一層，只要把梅西愛樞機 Card. Mercier 在當他的祖國比利時被侵佔歷有四年的時候，所毅然昭告，援引根據天主教信理的原則，闡發一下，便說了。當時的情境有許多地方和目前擾亂遠東的情形，很相類似。

關於正義和愛德在國家受敵人不義的侵佔時所當援引的幾種天主教信理的原則

摘錄馬里納總主教梅西愛樞機在他的祖國和他的教區被佔領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所著的言論

一 天主教教義觀察點下的愛國主義

在我們心目中，誰都有一種比個人利益，比血統關係，比黨派發展更

深切的心情，這便是所謂公眾利益；爲公眾利益而有犧牲一己之必要，由此必要而成了志願。這公眾利益，就是羅瑪所稱爲「公共事物」*Res publica*。這種心情，便是「愛國主義」。

國家不單是同住在一塊土地上的個人，或是家庭的集合，因着相隣，或是有了事故，才發生了多少和密切的關係，彼此都懷念着同樣的往事，快樂的，或是愁苦的；不，國家是一個精神的團體，大家都該爲一個社會組織服務，不恤犧牲一切，在主持分派各人任務的領袖人指導下，盡保障衛護的職責，便是捨身流血，也不得推諉。

因爲國民有統一的精神，才能世代相承，在已往時代度着同樣的生活，也憑着他們共同的期望，能使將來國祚綿延，永垂久遠。

國民愛國，是國家統一和有秩序的基本要素，全國人民所賴以互相

維繫，希臘和古羅馬的大思想家，視為本性諸德中的最高德行。異教哲學家鉅子亞里斯多德也說不關心國事，所謂「俗意之尤。」基利斯督的宗教，把愛國著為律令，沒有一個純精的基多信友，不是純精的愛國志士。

天主教的理想，更駕乎異教理想之上，且切實闡明，使人們知道這個理想，離開了絕對的意義，不能實現。這種普通的，不能抗拒的熱情一下，便轉移了全國人民一切的意旨，大家努力團結來抵禦那威脅着本國的統一和獨立的敵人們；然而這種熱情，這種奮激，究竟從那裡來的呢？

一到了這時候，大家就要忘掉了自己的利益，專顧大眾的利益，而且要犧牲生命，「為國捐軀」，這是甚麼緣故呢。

既然家庭和個人的福利，是國家組織存在的理由，那麼，國家不一定比家庭和個人有價值。

國家也不是一個神道，人民的生命，應該放在他的祭台上作犧牲的。異教風俗的粗野，和暴虐君主的專橫，却曾引導到這種荒謬的見解，——近代的瀆武主義，也想使這種謬說復活，——便是以爲國家是萬能的，國家的專制權，便造成了公理。

天主教的神學家，便駁斥這種謬說，道：「和平才是公理，就是說，建築在正義上的國家，內部的秩序。」正義是絕對的，只因他是人類和人造間，以及人類和人類間關係的表示。

聖奧斯定說，「不應該利用和平來預備戰爭，只該爲了求得和平才戰。」

因着這個教訓的啟迪，聖師多瑪斯才闡明愛國主義，帶着宗教性質，家庭，階級，政黨，和個人形體上的生命，比較起價值來，都在愛國主義的理想之下，因為這個理想，便是公理，而公理是絕對無上的，進一步說，這個理想，是應用於國家的公理，為大眾所公認的，就是國家的榮譽。

實在，只有大造是絕對的。

只有大造，因着他至尊無上，宰制着一切的事物，和一切的意志。確認人類有服從公理，正義，秩序，和真理的絕對必要，便含着確認大造的意義。

幾時我們弱小的軍士們，——我們對他們的英雄氣概，表示敬意，——簡率地答覆我們說：「我們不過盡着我們的天職，——榮譽需求我們，

他們正是依着他們的方式，表現他們愛國主義的宗教性質。誰不覺得愛國主義是「神聖的」，損害國家的尊嚴，是一種褻瀆神聖的卑劣行爲呢？（一九一四聖誕節的「神牧公牘」原著五冊，六三至六六頁。）

## 二 佔領國和他的權力在法律上的價值

我承認在我神牧職務上，應該明白規定你們對於侵入我們的國土，暫時佔領了一大部份的強權，應有良心上的天職。

這個強權，不是一種合法的權力。自今以後，在你們心目中，無須有重視，依戀，或是服從的觀念。

在比利時國內，惟一合法的權力，便是屬於我們君主和他的政府，以及我國的代表的職權。對於我們，惟有我們的君主是權力，惟有他該



受我們心中的愛戴，和我們的服從。

佔領國對於公眾的一切行政措施，都不生效力，不過合法權力，默認一切對於公眾利益的正當措施，惟有這種默認的措施，才有法律上的價值。

被佔領的各省，絕不是征服的省份；比利時不是德國的部屬，正和加里西 Galicie 不是俄國的部屬一般。

然而國內被佔領的部份，事實上是處於一種應當忠直忍受的地位。我國各處的城市，大抵已在敵人手中。這些城市交還時，所有承諾的條件，是該尊重的。

特別是你們，我很親愛的同志司鐸們，你們該竭心盡力，做愛國主義的守護人，同時也做公共秩序的維持者。見同上

按當時佔領國的年事長官，反對寄發這封神牧公牘。梅樞機極力抗議，特向駐勃魯賽領袖公使發出宣言，由後者轉達他屬下，和勃魯賽各屬的神職班，畧述如左：

：我以前的訓令，一點也不取消，我對於妨碍我自由行使神牧職務的暴力，表示抗議。

他們用了種種方法爲使我簽名於我公牘的修改文；我却沒有簽名。——此刻他們正設法阻止我屬下神職班讀我的公牘，使我和他們隔離。我已經盡了我的職分；我屬下神職班也該知道他們這樣去盡他們自己的職分。同上七九頁

### 三 國際審查的請求

梅西愛樞機曾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和二月十日，先後兩

次請求組織一種國際法庭，此項法庭的仲裁人員，德比兩國，人數當相等，由一中立國代表主席，同上，三二頁目的在使被侵佔國人民，對於佔領國軍隊被控犯罪時，得明其虛實，且監察軍隊對於人民的行動，這兩次的請求，都歸無效。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梅樞機致函敵國公教主教，請其協力促成此項法庭，表示意見如下：

大德可敬的僚友們，我們要求這種審查，先於一切，爲補償比利时人民的名譽。幾部份來自貴國人民，和貴國人民最高級代表的誣陷，把他破壞了。你們也和我們一樣，知道那道德的，人道的，基利斯督教義的和公教的，神學的鐵則：「不補償，不赦罪。」

也許你們要說：這是過去了，忘了他吧，與其火上添油，還不如寬宥

了，把你們的力量，和佔領國的權力聯合起來，他只求在不幸的比國人民的創傷上敷藥治療。

：日耳曼不能把他使我們流出的血，和他的軍隊所殺戮的無辜生命，歸還我們了；但是比國人的名譽，爲他所破壞，或是任令破壞的，他却能補償。

：果然，佔領國說過，而且寫過要包裹我們的創口。

但是法庭上是以行爲來判斷意願的。

我們不幸的比利時人，暫時忍受着帝國統治的比利時人我們所知道的，便是那許下依照海牙和會所訂定國際公法來管轄我們的貴國，却不盡了他的任務。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比國主教們寫給德奧兩國主教們

的公函，見同上二三二，又二三八至二三九頁。

#### 四 正當報復的精神是一種德行

當着日耳曼軍隊屠殺無辜的比利時人民時候，世界各國的公教信友，找不到一句話來表示他們的憤慨，如今，他們却找着了慷慨的論調，向着公教昆季們，向着忘却已往上，向着和平，歌咏起來。

關於我們對於比利時敵人，正義和愛德的問題，瀰漫着許多淆混的觀念，現在正是一個好機會，把哲學界和公教神學界卓越的聖師多瑪斯信理中的幾點，溫理一下。

：有報惡的意志，而又尊重正義的秩序，這是德行的舉動。這樣所要的，便是在公理範圍內矯正一種道德上的惡行，這便是嫉惡，便是做着善工，是正當行爲。可是胡亂報復的意願，不論或是軼出公

理的範圍，或是報復的計劃，先在殲滅惡人，其次才是抑制惡事，這種行爲就不對；在這後者的情況中，人的苦楚，實已變成復仇的目的了。

那麼，在這復仇的義憤中，帶着情感，該怎樣判斷呢？在道德上，報惡的意願，是否必需全沒有情感。

聖多瑪斯回答道：不，恰是相反。個人在要做一件事的時候，應當表明道德觀念，在這時候情感，當然是危險的，因為那時候情感確能擾亂他判斷的清醒，但是制裁的行動是一經認為正當，和制裁的道德性一經決定，這義怒的情感，便成了意志的助力，使人有更大毅力，更迅捷地來完成這種義舉。聖多瑪斯說：這樣維持着的情感，是於德行有益的。De malo, Q. XII. art. 1.

：一個國家破壞他國主權的整個罪惡，比了個人犯的，給社會囚入監獄，或是送上斷頭台的罪惡，是無可比擬地重大得多。

：因此，願意人們不要把仇恨——一種惡行——和正當報復的精神——一種德行——淆混了。仇恨是出於一種毀滅的本能的啟迪。

懲惡的德行是出於愛德的啟迪。勇敢把恐懼驅出了心中，替懲惡的德行開道；驅除了恐懼，凡有正直心的人，便認清了他的職分；他認所有對於真理，對於正義，對於大造的侮辱，和對於他自己一般；他弟兄們的危難便是他自己的危難；愛天主和愛人的兩重愛德的火焰燃着了；他一己的犧牲也決定了：他寧受一切的苦難，却不甘蒙着侮辱而退讓。

這便是愛德和熱忱，燃着他的烈焰。

：也許有人要說：你主張的是嚴格的公理，我們明白了；但是另外還有一個觀察點啦，就是基多信友的純德吧。以德報怨，豈不是更純善嗎？基利斯督的信友豈不是應該知道寬恕嗎？

假使只是個人的罪過，暗中忍受的，不妨以德報怨。

可是，實在：這是對於國家的侮辱，因此惹起了公憤，要求補償。凡是加害於公眾的人們不能不懲罰，就算完事，要是做君主的對於作惡者一律寬赦，勢必遺害社會。人民如果不追究不義的行爲，也不配享自由。

的確聖經是傾向於赦宥的。但是聖教會知道在那幾種條件下，才可以赦宥。讓我們效法着吧，聖教會對於罪人必須他承認自己的罪過，痛悔，定志不敢再犯，假使這個是不公道的罪，還要他許下補償，依着



聖奧斯定的宣告：「不補還，不赦罪，」這是誰都知道的；Epist. ad Macedonium 153, a No 20 此外還要做補贖，因着所犯的罪，而加以應得的懲罰。

我們的敵人們一經履行了這些條件以後，寬宥的時候就到了。

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在馬里納總主教區內，領袖司鐸年會中的演說，題目是：「目前神牧們的德行」；同上，三九八至四〇〇頁，四〇三至四〇五頁。又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神牧公牘：「告我們的軍人」；同上，三〇二至三〇三頁。

五 爲戰爭和佔領而犧牲的國家所有神職班的職分

(一) 尋求真理和正義來昭示國人

戰爭所有宗教性的結果，是大造的秘密，我們誰也不能知道。

但是這裡有一個控制戰爭的問題，就是道德、正義、榮譽的問題。

：目前，我們主教們更有一種道德的，因此也是宗教的職分，比其他一切的職分，還要佔先，這便是尋求真理來昭告國人。基利斯督，我們有特別榮幸，做了他門徒，同時又做他的代理人，——基利斯督不是曾經說過：「我對於社會的使命，是在給真理作證。」嗎？若望經十三章二十七節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比利时各屬主教，致德奧兩國主教的公函，見同上二四二至二四三頁。

：我帶給你們一句和平的話。

但是，惟有在秩序中，和平才是可能，然而秩序是建立在義德和愛德上的。

我們願意有秩序：但是那佔領國也該願意着，就說我們的主權和

他的行動的重尊。

一個人對於他的工作，該有自由權；對於他的家庭，也有主權。他有權爲自己的國家，保留他的服務。

凡是破壞這些主權的法令，良心上不受任何束縛。

我的神昆們，我給你們說這種話，並不懷着仇恨，也沒有復讐的心。我給你們說這些，因爲我做了基利斯督的門徒和宣傳福音的代理人，對你們就負着宣示真理的責任。假使我服從一種人類的偏情，抖瑟瑟地宣告說：那在暴力壓迫下的公理，依舊是公理，那由武力扶持着的不義，算不得是不義；那麼，我真不配帶這聖教會給我帶在指上的主教約指了，也不配負着這聖教會給我放在胸口上的十字架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勃魯賽聖古堵勒 Se-Gudule 堂

中的演辭，見同上，三三七至三三八頁）

（二） 抵抗強暴注意奸徒通敵阻止他們的逆謀

神職班參加，引起戰爭和佔領的衝突，是適宜的嗎？主教和他屬下司鐸們，不是專管人靈魂的神業嗎？這兩個問題，我們要把他研究一下。聖教會不是一種純屬精神方面，看不見的會社。信友們在肉身上和靈魂上，都有需要，都冒着危險，不論爲現世，或爲永世，都是一樣。凡是神牧對於這些事情都該關心着。讓我們再聽一聽聖師多瑪斯的話吧。聖師說：「聖教會的神牧們，不可只顧驅逐了要弄死他們羊羣內靈魂的狼，便覺得心滿意足；他們也應該抵抗使羊羣受肉身上痛苦的強人和暴君。這不是說教會權力的代表該親自運用物質的武器，却是該運用他們精神的武器，就是說對着那負罪者提出補救的警

告，熱誠祈禱，如果那人強頑違抗，便加絕罰。」*Summa Theol.*, 2.2, q. 40, art. 2, ad. 1

∴愛德是一切道德和宗教生活的唯一啟迪和指導。  
沒有一個基利斯督信友的義德，是不有愛德的。

沒有義德，也就不成愛德。既然報復的公義，是義德的一部份，那麼，沒有報復的公義，就不成愛德了。要是假托着愛德上的英勇行為，對着不義的事情，願閉着眼不去過問，許敵人罪惡不受懲罰，因為這是敵人的緣故，這便是不明了愛德爲個人道德和社會生活，和公教化的人道主義的組織上，爲最高必要的權衡了。

∴如今佔領國意在推翻我國的普通行政，似乎已取着「分治」  
*divide et impera* 的口號了。

：贊成這種曖昧方策的人們便是賣國賊。比利時的內政問題，只關着比利時人，只有比利時人的議會，比國政府，比國君主能解決。

諸位領袖司鐸們請你們睜開着眼。叫我們的信眾不要去看那誘惑的讀物，參加那誘惑的集會。注意那些通敵的好徒阻止他們的逆謀，和勾引青年。我國已經抵抗暴力，現在要抵禦誘惑了。愛國的熱忱是一種美德；你們因着地位上的職分，是德行的守護人和宣講者。（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對領袖司鐸們的演辭，見同上，四〇七至四〇九頁，四一至四一四頁）

梅樞機更在其他事態中，指摘那些失職的人們，他的演辭中有下列的話：

在我們的許多弱點中，不時發見了，使我們愧赧的弱點，不要誤會，我

此刻不是對着那少數的工人們，加以指摘——他們餓得力盡筋疲，凍得或是被鞭打得殭直，最後，才吐出一句屈服的話來——人類的毅力本來是有限的；我所視為遺憾的，便是對於一般只顧貪利，媚事敵人，向他們告發，給他們做間諜的賣國賊，或是那些利令智昏，不惜殘害同胞來發財，却又不覺得羞恥的人。所幸將來在歷史上回溯往事，這些污點總要加以洗滌的。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一日神牧公牘：「神昆們，勿灰心，」見同上三七  
三至三七四頁

(三) 維持人心使信眾以基利斯督信徒精神忍受國難不問久暫

梅樞機在他的祖國被佔領時期內不住地提着這一件事，在他的

言論中，曾發表過下列的話：

神昆們，你們不能疑惑天主對你們的慈愛：

此刻你們不懂得天主上智所命的，或是所許的一切事情的緣由，和怎樣發展：天主要你們相信，好教你們的信德於你們是有功勞的，爲天主也是更有光榮的。：假使你們受了懷疑的誘惑，你們就拿起聖咏來，念幾篇，再默想一下；你們的信德就回復了，你們便要在不自知覺中，從事祈禱了。

凡是祈禱的人，便能開明心目。祈禱吧，尤其是要念着那遍卓絕的經文，就是吾主所親自教我們的那遍「天主經」。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一日的「神牧公牘」見同上三八二至三八四

(四) 依恃天主闡揚天主的公義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那梅樞機所反對，不住向天主的公義伸訴的野蠻武力摧毀了。過了四天，他對於使祖國流血的國難，發表了一書，最後的神牧公牘，得到了宗教性的勝利：

我要用你們的名義，來宣告天主的公義。

：不，神昆們，天主不像我們不耐。他的舉措是有力的，却也是和緩的。：他知道到了他明定的時刻，才把善惡分明，依着他毫無缺憾的公義，置處那不義的行爲。

：普魯士的軍閥喜歡這樣挑戰，「我們單獨和全世界的仇敵戰鬥，戰勝的却是我們！」他們稍爲得手，便把他們的同盟一脚踢開，不讓人分享着他們最後的光榮。好在驚駭的全世界人前誇耀，「只我，便穀了！」

對呀！如今只剩下他們，他們的驕傲普魯士的軍閥是完全孤立着！保加利亞，土耳其，奧大利，匈牙利，一個個輪流着和他們脫離，便是他們自己的，日耳曼人民也終於叛離了。

他們如今是單獨立着，可是這回却在他們的征服者面前哪！他們是打敗了，而且一敗塗地，全部毀滅了！

那野蠻人的口號：「強權勝過公理」已受了致命的打擊。

大日耳曼主義統治全歐的迷夢，如此。此一種使人至窒息的毒氣，給一陣風吹散。惟有公理是該受稱頌的。：我的神昆們，願光榮歸於天主，歸於天主的公義！願比利時人民，願各戰勝國和各戰敗國能永永記念着這個公義。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的神牧公牘，「對天主的公義致敬」；見

六 對於梅西愛樞機在他的本牧區和他的祖國被佔領時所採取的原則和他在神牧職務所有的行動各方面表示的信證

(一) 佔領國的信證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星期四梅樞機接見德國駐北京勃魯賽政治部長耶根伯爵，該部長於謁見時，面交聲明書如下：

「貴總主教，比利時敬重着，聽從着的神牧，爲我們安撫這被佔領的比利時。敝部長奉了總督和敝國政府的命，特來爲貴總主教聲明，當我們退出貴國領土的時候，我們要自然地完全情願把所有被流放的比利時人政治犯交還給你們，他們要自由回家，從下星期一，即本月的

二十一日起，一部份就能自由了。這一次的宣告，諒可使貴總主教心中感覺愉快，敝部長也來向貴總主教作這宣告爲欣幸，尤其是因敝部長在貴國居留了四年，對於貴國人民不能不表示尊敬，對於他們愛國熱忱的正確價值，不能不表示欽佩。同上六一三頁

(二) 被佔領國的信證

一九一四聖誕節的神牧公牘「愛國和忍耐」發表後，比王致電教宗，其文如下：

「余今向羅瑪公教所敬元首表示，余對於梅西愛樞機所有的景仰，梅樞機步武從前光榮的大主教們的後塵，不怕宣示真理，以攻謬論，和以有關於世道人心的正當理由，確定一切不依時效而消滅的主權。——亞爾培。」

(三) 羅馬聖座的信證

教宗庇護十一世乘着那一九二四年四月四日，梅樞機晉鐸五十年金慶的良辰，對樞機頒發一篇簡單的頌辭，*Tam proclara* 表示如下：

「至於你出於基利斯督信友精神的勇武，我們還好說些甚麼話呢？在你神聖職務上的一切行爲中，不是已經彰明昭著了嗎？這是你的勇武精神，使你在那牽涉着全世界的不人道戰爭期間，發表種種「用以穩定人心，扶植屈膝所該祝的話。」若伯傳六章六節你的靈魂，是一屬下信眾所當奉爲圭臬的神牧靈魂。」伯多祿一書五章三節在最難堪的悲哀憂苦中，你所有熱誠的勸告，給你的慣習的口號，「因着十字架以得光榮」下了註釋，昭告眾人，苦難怎樣使人進德從善，怎樣助人藉此較

輕易的步驟，逐漸達到道德上高深的境界。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任教宗後第三年，發於羅瑪聖伯多祿大堂附近庇護十一世。

(四) 協約國中之一法蘭西之信證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法蘭西民主國大總統普恩齊 Raymond Poincaré赴馬里納總堂謁見梅樞機時，發表談話如下：

「貴總主教握有第一級神權的地位，曾以不能磨滅的論調，來表示被侵佔的比利時的思想，正和從前在野蠻時代，主教們做城市的保障一樣。」

「貴總主教所做的還不止這樣：貴總主教爲公義本身的名義而發言，影響震及文明的全世界。」

日本的信證：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梅西愛樞機逝世。勃魯賽人士因即組織一委員會推韋雅德子爵 Comte Carton de Wiart 任主席，目的在刊行一種紀念冊，紀念梅樞機的豐功偉業。（一九二七年狄斯美出版 Ed. Desmet-Verteneuil 那時任職駐比大使，現在任國際法庭主席的日人 Adatci 氏曾將日本的表示送交該委員會發表（紀念冊二二六頁）其文如下：

日本永久熱誠懷着最高貴的同时代人物梅西愛的紀念。他在地球諸大洲上散佈了這麼多的光明，他過早的逝世，實爲一種很大的損失，不但對於比利時和公教是如此，便是對於全世界人類也是如此。——M. Adatci

#### （五）國際國聯盟會中人的信證

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之「滿洲國」……

在梅樞機神牧職務指導下，最純潔的愛國主義很自然地聯合着一種恰當的，和高尙的國際意義，使他在慶祝他晉鐸五十年的那一天上，表示他的要求：「願意那不站在前綫的人民，竭力設法教他們也輪着去和前綫軍士做一起。讓我們在尊重每個的主權，因此也就在正義的條件下，成立國際聯盟會。」這裡我們把曾任國聯總秘書德魯蒙氏 Sir Eric Drummond 和日內瓦日報編輯威豐馬丁氏對梅樞機表示敬意的原文摘錄出來，似乎是很適宜的。

(紀念冊二八九—三三二頁)

「梅西愛樞機是一個偉大的，和有見識的愛國志士。他愛國主義使他扶助國際聯盟會，對於將來爲他所愛的國家保證和平最好的方法。」國際聯盟會總秘書愛立克德魯蒙。



「國際聯盟會建立在國家，正義和信德上。梅西愛樞機是一個愛慕和平的戰士，在慘酷的時期內，曾竭力擁護着他的祖國，攻不破的正義，和對於天主的信德。」威廉馬丁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自內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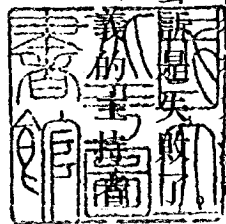
### 結論

梅西愛樞機所有神牧職務上的訓導，在國家被敵人全部佔領形勢下，却仍能刊布施行，佔領國竟不能加以禁阻；無疑地，這不但是因爲他有偉大的人格，和英雄般的勇毅和熱忱，使他不避艱險，竭力宣傳，尤其是因爲他的訓導，是合着真理，爲大造所啟迪而出於神權的效能，足以激發普世人心的緣故，所以總有一天，種種事變會使那侵略國自己，屈服於這種訓導之下。

這些話和真理一樣，是不容調和的，和愛德一樣，是溫和的，也和正義一樣，是堅決的；總之，是百攻不破的。

這是因為這些話完全不雜着仇恨，所以他們表示剛毅果敢的態度，終於達到了目的。仇恨本來是一種弱點，也是一種的惡德。

如今我敬承天主的聖召，度着修院的生活，不憚大聲疾呼，使世人再聽一聽往時梅樞機震動全世界，公正的言論，也正是出於和梅樞機一樣精神，因為這位大樞機的呼聲，在感情用事，混亂的叫囂中，和槍炮轟擊的巨聲中，能使人們諦聽着。各國對於中國往往有不滿意的論調；有的說「中國是個弱國」，也有說「中國的聲譽是失敗了」，「我們要回答說：中國的聲譽是公義的，豈不見那公義的堅持嗎？」決不會沒有最後的判決嗎？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教宗庇護十一世給中國人民頒發了一個有歷史性的公電。在這公電中教宗不但首先承認中國應享受絕對平等的待遇，更以真摯和特別同情的情意說：他完全信得過這樣一個在人數上，是全地球最大的國家，一個識得大體，和光輝素著的古文明國有所正當願望，和一切主權，該完全予以承認。假使中國能在正義和秩序的道路上維持下去，不會不得到一個遠大的前程。——在一九二八年上所視為實在的情狀，不會因着所發生的不義而動搖，使從此以後，中國人民，變得應該受苦的。將來天主要就在我們衰弱的情境中，造成我們的力量。

我們要憑着這種力量，專向公理進行，效忠於愛德和義德的需求；將來要就在這樣的力量中，建立了和平。

(完)

上海土山博  
印書館呈繳

共  
冊  
十  
五

2

74-123

(11)